



母難日懷慈恩

竹軒

第二節上課鐘剛響，我輕快地踏進教室，發現教桌上多了一個包裝極為精緻的東西，同學們臉上都呈現神秘的微笑。班長照樣喊「起立！」「敬禮！」却不喊「坐下！」同學們叫「老師好」的聲音也似乎比往日更響亮，使我意識到馬上有什麼事情要揭曉了。只聽班長喊著「一、二、三。」同學們應著：「祝老師生日快樂！」緊接著一片鼓掌歡呼。真使我既驚訝、又高興。我請他們坐下，並問班長怎麼會知道我的生日，原來他們用心良苦，是求系裡助教幫忙，不過助教只告訴她們是四月初，萬沒想到

就是今天，爲了讓她們更高興，我索興的告訴她們，果然又是一陣歡呼。

我教書常喜歡借題發揮，把握情況，給予機會教育。於是謝謝同學們，並告訴她們，從懂事以來，就不敢言生日，更遑論做生日了。

生日，佛家稱爲母難日，因爲我們出生這一天，是母親忍受苦難的日子。想到由於我的出世，就要使母親受到折磨，怎好意思談做生日呢？詩經夢我篇：「母兮鞠我拊我，畜我、長我育我，顧我復我，出入腹我，欲報之德，昊天罔極。」正說明了母親

的恩德，天高地長。釋迦牟尼佛爲了要闡揚母親的恩德，除了講一部「父母恩重難報經」之外，還特別以身教方式爲其母親摩耶夫人宣講「地藏菩薩本願經」。因此每逢自己生日，只有反省自己、惕勵自己，以求無忝所生，怎敢輕言做生日？

先慈出身梧棲名門，幼讀詩書，二十歲入我家，當時先父纔十九歲，次年，先父自教會辦的淡水中學畢業，旋赴上海遊學，先慈留在鹿港侍候翁姑，家中大小，悉由先慈率領丫嬛操作。得到先父奔先祖母喪而輟學回來，由於受祖國文化之薰陶，立志不仕倭族，惟以待酒渡日，常邀騷客詩友來家聚敘，先慈終無所厭，及祖父的鹽田被日人收歸國有，與大陸通商完全斷絕，家道由一落千丈，等到我出生那一年，蘆溝橋事變發生，丫嬛相繼出嫁，家中大小，概落先慈料理，尤其盟軍飛機空襲台灣那一年多裡，糧食缺乏，有錢也難買到東西，母親常拿著整匹布料（母親陪嫁的嫁妝），要二哥帶著我到鄉下偷偷的和鄉下人換米，原希望能換一斗，也許鄉下人也真的少有餘糧，因此換來的往往只有兩、三升。我家兄弟又多，所過的生活，就可想而知，有時一星期也有看不到一粒米飯，大多只以地瓜，或南瓜充飢，但是母親還堅強地籌謀一家十數口的生計。

台灣光復，使塾居好久的父親重新有了朝氣，他開始教我們國語，並在故鄉開辦一所書院，酒不再常喝了，詩仍吟哦不斷，不久進入彰化省立高工任教國文，雖然母親的擔子輕了，接著同時有五個小孩同時到彰化讀書，以父親微薄的薪水，只能讓我們搭火車通學（其實汽車車班也不多），母親每天要替父親和我們五個孩子準備六個便當，記得當時頭班小火車是四點四十五分，第二班爲六點半，若搭第二班到學校，往往會遲到，因此只有搭

乘頭班車了。當時的炊具沒有現在方便，燒的燃料用焦炭，生火極爲不易。母親必須每天三點半起床，纔能應付六個便當讓我們趕火車上學。記得有一年冬天，凜冽的北風呼呼作響，天色還是黑漆一片，我忍著嚴寒衝出巷路邊門，等跑到花園的盡頭台階，纔想起一件東西忘了帶，趕緊往回跑；就在鏡月門口把母親嚇了一大跳，她意想不到我會從花園中央鑽進門。這一幕至今仍歷歷在眼前，無限地歉意與自責一直留在內心深處。

高中畢業，我生了一場大病，母親天天爲我所求佛菩薩保佑，甚至發願茹素，等我病好了，進入大學讀書，她却自己病倒了。這時我已學佛（爲報母恩）。且常翻閱地藏經，深被地藏菩薩爲報母恩，一再發願要度脫痛苦的眾生所感動；於是我也發願茹素，以報慈母之恩。並且藉茹素來涵養自己，砥礪自己。

母親的糖尿病進入危險期的時候，我向學校請假到台中醫院侍護。當副院長的舅舅曾說我們兄弟太傻了，何必多花錢呢？到現在我才知道西醫對糖尿病都感棘手。但是當時我們幾兄弟一致認爲非到醫生宣佈放棄時，我們總存一些希望。但是母親終於在我考完期中考起回家的第二天與世長辭了。

嗚呼！「樹欲靜而風不息，子欲養而親不待。」失去了母親，才能了解母親在世的可貴。俗語說：「有母親的孩子是個寶，無母親的孩子是根草。」我是兄弟中的老么，更能體會此中的意思。爲了紀念母親，於是我發起七個兄弟，聯合在一個公益醫院裏捐了一個病房。儘管兄弟們都靠薪水生活，但是大家爲感念母親，都很誠懇地捐獻了。現在，每當我教詩的時候，爲學生吟誦母親所教的絕律，陰柔、委婉的聲調，常把學生引入高雅、閑遠的幽思裡；而我對母親永恒的懷念更加深了。